

# 以我的脚印与他！

## ——书坛隐者潘良楨先生专访

羽 菡



潘良楨，别号画三楼主，男，1947年生，上海市人。中国沧浪书社社员、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，虹口区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。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，先后执教华东政法学院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。

曾参加一些展事，并曾于全国展、中青展获奖。八十年代初起，临池之余，从事书学研究，参加过一些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，皆有论文提交并发表，《评书药石论》与《盛唐书风之丕变》获上海市1990—2000书法论文奖。九十年代有《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》陆续刊诸报端。近年又有《团体书家》项谈》、《海派书风》与《上海面孔》、《浮化闲帖》与《帖学》等文发表。出版有专著《王羲之传论》，又主编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第83卷“李叔同马一浮卷”。

潘：哪敢！哪敢！我只是一个普通书者而已。早在二十多年前，接触到如此丰富的书法遗产而生感慨；如果人一世可活百岁，即使活三世都学不尽！何况有更重要更广阔无垠的书外功夫，则学海无涯，岂是妄语？

“古人走了一条很漫长的路，他们留下一长串脚印，每个脚印上我去踩一下，体验、感觉一下……”潘良楨先生这样描述自己学习和研究书法史的方法和轨迹。

我想起前不久选编的现代诗——周梦蝶《还魂草》

凡踏着脚印来的，我便以我，和我的脚印，与他！

学的壁垒，重视并及时利用新发现的资料，难能可贵。潘良楨先生的著作相比，我们哲学系的后学应该感到惭愧，王遽常先生的著作尚未好好整理。有一位同学高价寻觅王先生的一些著作旧本寄给我，其雅人深致自是鼓励我承担编纂事宜。但我现在实在力不从心，无力做这个艰巨工作了。尤其困难的是不易找全先生几十年来散布在各报刊杂志的诗文，要做好这个搜集甄别整理工作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听说复旦哲学系的老同学吴晓明已经牵头在编撰王先生著作选，大为欣慰！我现在做寐叟到王先生这一脉书学的继承传播和发扬，也算略尽寸长吧。很可能王先生弟子里还没有人正在系统做这个工作的，而优秀文化传统需要有人守望，文脉书脉需要有人传承，即使不能成为一时显学，使之不绝如缕可能也是有意有价值的。

潘：如您所言，向您致敬，潘先生。您书法的师法过程跟这两位老先生都有关系。

潘：当年王遽常先生受到寐叟太夫人的启发后，调整了他的学书思想和道路。复旦的喻蘅先生曾经对我说：“向老兄进一言，你应该学王先生的字。”我说，我是学了一点，但我不能全学或只学王先生书法，因为我的情况和条件和王先生有所不同，我赶不上王先生，再努力也学不全王先生。理解先生的书学比学像先生的字更重要，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好。学其书更学其所学，这样才能真正明白来龙去脉才好继承发扬。王先生当初也学寐叟，但他们之间情况也有所不同而有所变通，所以最后形成的书法风貌也是有继承又有发展的。这是智者之识，如此方无愧前辈启发后学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当年王遽常先生受到寐叟太夫人的启发后，调整了他的学书思想和道路。复旦的喻蘅先生曾经对我说：“向老兄进一言，你应该学王先生的字。”我说，我是学了一点，但我不能全学或只学王先生书法，因为我的情况和条件和王先生有所不同，我赶不上王先生，再努力也学不全王先生。理解先生的书学比学像先生的字更重要，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好。学其书更学其所学，这样才能真正明白来龙去脉才好继承发扬。王先生当初也学寐叟，但他们之间情况也有所不同而有所变通，所以最后形成的书法风貌也是有继承又有发展的。这是智者之识，如此方无愧前辈启发后学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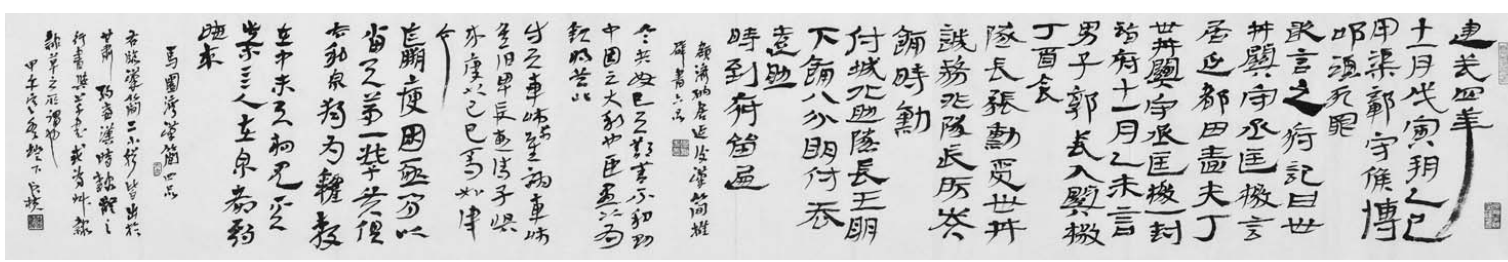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潘：您是兼收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，专家都说您的书作格调高。



▲潘良楨临《马图湾汉简四品》

# 书法神探曹宝麟

于雷鸣

曹宝麟在北大读书时，曾自刻一方“辛楣同乡”的白文闲章。辛楣，即嘉定钱大昕，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。曹宝麟也是嘉定人，以“辛楣同乡”为印，或许是想表明，此时他已对乾嘉诸子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至并跃跃欲试了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曹宝麟将乾嘉考据之学引入古代法帖的考证和宋代书法史的研究。他非常自信地说：

我以有碑帖文字远比钱板后的文集之美可信，因为有书法风格堪作保证。它们尽管大都是一些信札、文牍等等，但其文献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。在这片园地里，似乎随便翻翻，就能捡到秦砖汉瓦，如果深深地挖下去，恐龙化石在等你都未可料，全看你是否耐得住寂寞，吃得艰辛不？（《抱瓮集》，原版自序，页2）。

恰此时，曹宝麟与黄简订交。时至今日，他对白谦慎的牵线搭桥依然心存感激。曹先生并不讳言，正是当年黄简的热情相邀，成就了其书学体系的奠基之作：

我的“处女作”是《宋徽宗书蔡行教》考。当时黄简先生初至《书谱》，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。他拟出不少专题，“历代帝王书法”即是其中之一。由白谦慎君推荐，辱命分撰一篇。我在学校图书馆素裱友丝的卷轴间发现了此教，同时依稀感到其中未解决的问题，似乎是留待我进而探索的机缘。未料一翻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》，“蔡行”之名赫然在目！于是便按图索骥，顺藤摸瓜，写成了这篇今天重看已觉惭愧的文章。既生契机，其后真一发而不可收，改变了我学术研究的大方向，数篇涉及重大公案的商榷文章也相继问世（《抱瓮集》，原版自序，页1）。

警察破案，靠的是证据。通过分析蛛丝马迹，最后找到真凶。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“书法神探”的杀手锏，就是把文字作为文献来考证。在曹宝麟看来，一件尺牍，少则十来字，多则百余字，从考据人手，抓住关键与要害，就等于找准了突破口，就可以排直而入：

依存于书法的文字资料，大多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东西，然而匪夷所思的是，各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，要么亲近而不屑为，要么虽做犹未尽责，于是我便插到了一个便宜。现在看来，我的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似乎得益于自身的两大优势，一是书法爱好，二是工具背景。仅其一，不是无视文字内容，就是周顾书法文本（曹宝麟，《抱瓮余话》，《中国书法》2007年第4期）。

“书法爱好”，是曹先生的自谦。众所周知，他对书学研究的深度、书法创作的高度绝非常人能及。曹宝麟继承王力先生“例不十，法不立”

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”，若有异议，“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，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‘寇乱’一词的例句，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”（《抱瓮集》，页71）。永嘉之乱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（311），这是铁定的。再查陆机生平，陆机“生干东吴永安四年（261），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（303）”（《抱瓮集》，页61）。至此真相大白，《平复帖》“案发”之时，陆机过世已九个年头，显然“没有作案时间”。曹氏遂得出结论，“既然在‘寇乱’前九年陆机已作古，那么《平复帖》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”（《抱瓮集》，页65）。文字内容的考证并非易事，既需要扎实的文史功底，也要有高度的学术敏感。正如蔡启春先生所言，今天我们借助古籍数据库，在数秒之内即可检出《全晋文》、《晋书》中有“寇乱”一词的例句，扪心自问，我们具备这样的学术敏感吗？如果曹宝麟当年未提出质疑，我们会想到检索这个词吗（薛龙春，《忌目治而尚实证——论曹宝麟〈集〉》的研究路径，《中国书法》2007年第4期）？

曹宝麟说：“吾友石开，喜欢搞笑，说《抱瓮集》可当推理小说来读。十几年前《书法报》组织名家开列必读书目，石开推荐者竟有《抱瓮集》。其实，对这种比较‘另类’的书籍，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少。”石开此言，谑而不虐。书中不少文章，涉及笔墨官司，仔细品读，还真有点诤状和答辩的味道。1983年第2期《书谱》杂志，刊发徐邦达先生《柳公权〈蒙诏帖〉辨伪》一文，徐氏认为，帖中“出守翰林”一词，“实不当当时居官者职守称谓通例”，理由是翰林在禁中，何谓“出守”，进而认为《兰亭续帖》中的柳公权《年衰帖》称“蒙恩放出翰林”，远比“出守翰林”顺畅，因之确信《蒙诏帖》是以《年衰帖》为“原底”而又妄改的“不太高明的仿书”（《抱瓮集》，页36—37）。面对权威，时年37岁的曹宝麟发出了“此文所辨，颇觉未安”的感叹，遂以《书谱》为阵地，连发《〈蒙诏帖〉非伪辨》、《〈蒙诏帖〉非伪再辨》两篇短文，锁定关键词“出守”，征引柳公权的同僚丁居晦《重修承旨学士院记》等文献资料，经过一番考证，得出结论，“在唐时官吏陟黜，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，不论离开国门与否，官场通语皆可谓得之‘出守’”，称以此认定《蒙诏帖》为伪作明显站不住脚，“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‘维持原判’为好。”（《抱瓮集》，页40—41）。

读《抱瓮集》，不能光看“热闹”，还要琢磨其中的“门道”。曹宝麟带给我们的，不只是扑朔迷离、峰回路转的破案故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当代书学研究的深入与精致，提供了朴学学风、治学方法的示范与借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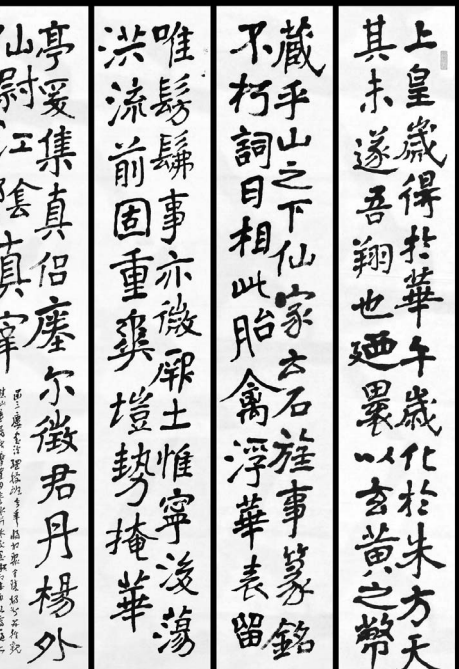
潘：您在网络时代来临的时候，站在了时代的潮头，中国传统的书法通过网投这种全新的形式来传播，您是怎么想到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开办“专家工作室”的？

潘：2003年，一个名为“书法江湖”的网络论坛的三位创办人先后来找我，要我去他们那里办一个网络“专家工作室”。我没有马上答应，也看过几个网站的情况，察觉到虽然是“虚拟空间”，而各书法网站后面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书法利益群体存在，他们邀请的顾问、专家都是书坛大佬或书法博导，我有这样的资格吗？我无职无权，所知有限，只是一介布衣。我写的那些难以雅俗共赏的字和并不全然从众的书法史观念，能够被人接受吗？我犹豫。再说我对电脑技术一窍不通，年近花甲体弱多病，依我一贯作风则一旦承诺全力以赴，而且坚持到底，我能行吗？但看看这三位不满三十的青年真可算得年轻才俊，他们这么一批优秀人物如此抬举我，破除世俗观念和惯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，我被他们独特的眼光以及诚意打动了，这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惴惴不安地答应了下來。

羽：您过谦了，办网投班好像也曾遇到网友质疑，书法学习需要耳提面命，网络抓不着，逮不着，怎么传授？

潘：是的，我确实被这样质疑过。但我知道复旦大学2000年已建立网络学院，设有专业课程很多课程，当时甚至人命关天的心脑外科等等高难度高精度手术，远在新疆、西藏的手术室做，专家可以坐在上海、北京的医院办公室里进行远程指导。我想，难道书法就比其他所有的一切都高深、复杂、烦难么？为什么书法就不能网络传授呢？有崭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在，不妨一试！况且那时我已经有了三四年在网站工作室与网友对话交流的经验了。

我这人做事有股傻劲，只要这件事我认为有意义，那我就坚持做，全力以赴地做，做到不动为功。我以前在课堂上提到梁任公说过的话“战士应该倒在战场上，教师，倒也要倒在讲台上！”不过但愿我一直能够讲到很老很老。这话我听朱



▲潘良楨临《瘦鹤铭》四条屏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

潘：您也确实有朋友希望我调整思路理路，办班贴些“现实需要”会更加红火。但我觉得冲刺班模式不能作为我网投班书法教学的基本思路，因为这与书法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有太大的距离，书法不能速成。即使是大专院校书法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与进程，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周密考虑论证和反复实践修改，也还有很多不合书法学习本身的东西。本科四年必须修完那么多课程，消化得了么？体制内学院化的教学，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一些“计划经济”色彩，虽然报名和录取也有双向选择，但不够充分。举个例子，某画家作为某名牌大学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了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但他一直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，他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，也无权决定课程的设置，只能请辞。